

曲園叢書

14
484
4





羣經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毛詩三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四牡

小雅鹿鳴之什

傳曰騅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
以不勞猶則飛則止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感厲之

樾謹按鳥何與於人豈人愛之即可以不勞乎箋義
非也爾雅釋鳥曰佳其鳩鴉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
樊光注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佳其夫不孝

故爲司徒是夫不乃孝鳥其載飛載下或以戀其父
母使然故詩因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有感於翩翩
之雛也南有嘉魚篇亦云翩翩者雛傳曰雛壹宿之
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所云鳥
之慤謹者蓋亦此意而不知大非傳義矣夫雛字毛
已於此經解訖壹宿之鳥不卽繫於此傳下者因彼
經下文云嘉賓式燕又思毛公之意謂雛是壹宿之
鳥今夕宿此明夕又宿此與下文又字相關合也然
則詩人託物起興各有所取此經取其孝彼經取其
壹雖同一雛而所取不同鄭君殆猶未得其旨矣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常棣

傳曰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
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
榮顯之名

樾謹按傳箋均未解求字之義說文辵部述斂聚也
求與述古字通爾雅釋訓篇釋文曰述本作求是其
證也哀訓聚求亦訓聚蓋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
相聚耳

和樂且孺

傳曰孺屬也箋云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樾謹按六章云和樂且孺七章云和樂且湛兩章之義必當一律鹿鳴篇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若孺訓爲屬則與和樂且湛不一律矣孺當讀爲愉孺從需聲愉從俞聲兩聲相近隱二年左傳紀裂繻公穀皆作紀履綸桓六年傳申繻管子大匡篇作申俞爾雅釋言篇釋文曰渝舍人作繻方言郭注曰繻字亦作渝竝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既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湛既言和樂而又言湛湛亦樂也說文女部媿樂也湛卽媿之改字

無酒酤我

伐木

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樾謹按王者燕其族人必無酤酒於市之理此自以傳義爲長有酒清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舊之無酒則釀之也經言酤我正見無酒之意必言酤者取其或之易若必經久而成則無及矣玉篇鹽部鹽倉卒也淮南子道應篇斷輪大疾則苦而不入高誘注曰苦急急也酤與鹽苦同聲亦有急義故一宿之酒謂之酤下文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然則酤是倉卒而

成經固自釋其義矣

蹲蹲舞我

傳曰蹲蹲舞貌

樾謹按猗嗟篇舞則選兮傳訓選為齊此云蹲蹲義與選同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然則選之通作蹲猶選之通作遵也漢書揚雄傳蹲蹲如也師古注曰蹲蹲行有節也毛公訓蹲蹲為舞貌亦言其行之有節正與選之訓齊同義

俾爾單厚

天保

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樾謹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者為定俾爾單厚單厚一義也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說文叩部單大也墨子經篇曰厚有所大也是大與厚義相近北門篇毛傳曰敦厚也方言曰敦大也長發篇毛傳曰厯厚也爾雅釋詁曰厯大也單訓大亦訓厚猶敦與厯訓厚亦訓大矣

何福不除

傳曰除開也箋云皆開出以予之

樾謹按如傳箋義甚為不詞非經旨也除當讀為儲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釋文曰除本作儲是其例

也何福不儲言何福而不儲積之也正與上句俾爾單厚相應儲積之則厚矣猶下文日以莫不庶庶眾也與上句俾爾多益亦相應也

君曰卜爾

傳曰卜予也

樾謹按楚茨篇卜爾百福箋亦云卜予也卜之訓予雖本爾雅其義絕遠據爾雅釋詁曰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注曰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是郭意以賚畀卜為賜予之予台朕陽為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

鄭注曰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卜僕聲既相近義亦得通說文僕或作卩卽其例也爾雅卜字疑當作僕故訓為予猶今人自言稱僕矣說詳爾雅毛鄭據以解此經卜字恐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釋文曰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報一聲之轉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赴與報亦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毋報往鄭注曰報讀為赴疾之赴卜既訓赴亦得訓報古義卽存乎聲韓詩說始勝於毛矣西不憂也今限与去而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林杜亦訓以異之正義曰女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

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
越謹按此多字當讀為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
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
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詳
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及論語子張篇正義若云多為
憂則不辭矣

為龍為光

蓼蕭

為有嘉魚之什

傳曰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己也正義曰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
越謹按經言為龍為光不言為所寵為所光傳箋之

義似均與經文語意未合此龍字仍當讀如本字廣
雅釋詁龍曰君也為龍為光猶云為龍為日並君象
也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禮記祭法篇
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是龍曰為君象
古有此義變日言光以協韻也周易說卦傳離為日
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象傳並曰離為光於需象
辭則曰離日為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
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注曰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
重光發藻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為光非無本
矣光與明同義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注曰大明

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明也光與景亦同文選王元
長曲水詩序揆景緯以裁基注曰景日也日謂之光
猶謂之景也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
君子爲龍爲光龍光竝以天子言也柏舟篇母也天
只傳曰天謂父也彼變父言天以協韻此變日言光
亦取協韻詩固有此例矣乃昭十二年左傳叔孫昭
子說此詩有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則已同毛
傳義左傳晚出先儒致疑若斯之類恐未可據

一朝饗之形弓

傳曰一朝猶早朝

樾謹按經旣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早乃甲字之誤甲
爲十日之首故引申之爲第一之稱如甲令甲第之
類是也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鼂卽朝字疑甲
朝乃六國時常語故毛公卽用以說詩謂詩人言一
朝猶今人言甲朝耳後人不曉甲字之義而臆改爲
早朝失其旨矣大明篇會朝清明傳曰會甲也毛公
之意蓋以會甲雙聲古得通用會朝卽甲朝甲朝卽
一朝也自此傳誤而彼傳之義亦不可解矣

六月棲棲六月

傳曰棲棲簡閱貌

樾謹按棲猶妻也妻之言齊也禮記祭義篇齊齊乎其敬也正義曰齊齊謂整齊之貌棲棲與齊齊同故訓爲簡閱貌下句戎車旣飭傳曰飭正也與上句六月棲棲文義相承有客篇有妻有且傳曰妻且敬慎貌妻之與棲義亦通也近解謂棲棲猶遑遑蓋本論語憲問篇正義其說非是辨見論語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來歸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樾謹按毛傳說上句整居焦穫云焦穫周地接于獫允者而於鎬方則無解疑毛公之意正同王肅之說以鎬爲鎬京蓋焦穫乃周藪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在今爲陝西西安府三原縣獫允旣居焦穫復由焦穫內侵則鎬方不得更在焦穫之外明矣侵鎬及方者侵鎬京而及其方也方猶竟也古者建國必用開方之法計之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是也出車篇往城于方猶言往城于竟傳曰方朔方

蓋逆探下文爲說明此所謂方者乃近北之一方非其餘三方也正義曰北方大名皆言朔方此直言方卽朔方也是知朔之可言方而不知東西南之亦可言方大非毛意矣毛於此無傳者蓋旣知焦穫爲周地則侵鎬及方其爲侵鎬之邊竟固不待言卽下句至于涇陽亦可知其所在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按漢涇陽縣乃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此漢之涇陽非詩人所詠之涇陽也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謂至涇水之北耳非必其在涇水所出之開頭山也後世於涇

水所出之處設縣名之曰涇陽在周時未有此名詩人并不知後世有此縣未可以漢地名爲周地名也所謂涇陽者卽指其入渭之處陽陵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上文焦穫在今西安府三原縣三原在府北九十里然則居焦穫而侵及涇陽固勢所必至者矣春秋時晉伐秦必由涇水成十三年曰師遂濟涇襄十四年曰及涇不濟周時玁允侵及涇陽疑卽春秋時秦晉用兵之路故下文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傳曰言逐出之而已蓋卽從其來路逐之也太原之地毛鄭皆無說朱子集

傳曰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其說是也
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周時獫狁之禍正與漢匈奴同漢文帝幸
大原卽用吉甫伐獫狁故事也日知錄謂太原當卽
今之平涼若是晉陽之太原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
出者乎顧氏之說蓋誤以漢之涇陽爲詩之涇陽故
耳其致誤之由皆因鄭君解鎬方爲北方地名而不
知其卽爲周之鎬京於是并涇陽所在而失之故爲
詳考如此然則來歸自鎬當作何解曰吉甫此行遠
至大原若依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之例當云來歸自

大原方與上文薄伐獫狁允至于大原文義相應今乃
云來歸自鎬者蓋上云吉甫燕喜旣多受祉謂吉甫
旣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繼
之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則又
言吉甫自鎬京歸其私邑與其私人燕飲也王基所
疑殆未達此耳

逸豫無期

白駒

鴻雁之什

傳曰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樾謹按期當讀爲綦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
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

作期議兵篇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此與宥坐篇
朞三年而百姓往矣文義正同楊注以爲過一朞之
後非也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
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
屢用朞字殆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
之期失之矣

無相猶矣

斯干

傳曰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
樾謹按猶當讀爲敵說文女部敵醜也式相好矣無
相敵矣好與敵相對成義遵大路篇無我醜兮不寔

好也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正月篇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傳曰莠醜也此以敵與好對猶彼以醜與好對
莠與好對也猶敵竝從酉聲故得通用傳箋均失之
鼓鐘篇其德不猶猶亦敵也箋亦誤讀爲瘡

無非無儀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
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樾謹按箋義非也婦道雖無成然不可以無善爲教
非當讀爲斐爾雅釋訓有斐君子郭注曰斐文貌毛
詩作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匪與非詩每通用木

瓜篇匪報也傳曰匪非也匪可爲斐則非亦可爲斐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質字正解無斐之義猶曰無文
章無威儀也鄭不解傳意以毛未說非字別爲之說
失之矣

九十其牯無羊

傳曰黃牛黑脣曰牯

樾謹按傳義本爾雅釋畜黑脣曰牯之文然九十其
牯乃是約計其大數不應專舉黑脣者爾雅曰牛七
尺爲牯郭注引詩九十其牯似得詩意蓋七尺之牛
牛之大者舉大足以見小故曰九十其牯言牛之七

尺者已有九十則小者可知也良耜篇殺時牯牡亦
當從此訓傳竝以黃牛黑脣釋之非是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溱溱眾也旒旒所以聚眾
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上句止夢見魚眾下句止夢見旒
旒竝無如朱子集傳所載或說人乃是魚旒乃是旒
者也然兩維字頗不易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上
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陳氏奂毛傳疏曰上維字訓

其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而維字乃上下異訓
恐不然也此詩占夢與斯千篇同彼云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
虺維蛇女子之祥此篇維字與彼不異眾維魚矣猶
云維眾魚矣旄維旟矣猶云維旄旟矣古人之文往
往有此例如尙書君奭篇曰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
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
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
佑助其王命眾維魚矣旄維旟矣亦猶是耳後人不
知古人文法之變而異義橫生不可從也

無小人殆

節南山

節南山之什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箋云殆近也無小人
近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無小人殆與上文勿罔君子
義同猶云無殆小人到其文以協韻耳詩意蓋謂勿
誣罔君子勿危殆小人也論語爲政篇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殆對文卽本于此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

傳曰屆極闕息箋云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
誠之道則民鞠凶之心息

樾謹按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兩句反覆相明與巧言篇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句法相似屈與夷猶怒與祉也說文尸部屈行不便也與夷之訓易義正相反字亦通作艘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曰艘古屈字說文舟部艘船著不行也亦卽行不便之意闕者閉也說文門部闕事已閉門也傳訓闕爲息乃從事已之義引申之凡經傳闕字或訓終或訓止其義竝同而不知言各有當此經闕字不取事已之義而取閉門之義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

近人則民自去其惡怒之心也兩句相對成義傳箋均未達其旨

式月斯生

箋云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

樾謹按用月此生甚爲不辭箋義疑非經旨也月乃朞之省說文手部朞折也大元經羨上九車軸折其衡朞范望注亦曰朞折也式朞斯生言用折其生也蓋亂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天折也字又與扞通說文手部扞動也國語晉語曰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朞也韋注曰朞動也是朞扞同義蓋從月從兀

之字聲近而義通說文足部踞或從兀卽其例也正
月篇曰天之扞我釋文曰扞徐又音月然則此言扞
彼言扞文異義同矣

有苑其特

正月

箋云阪田崎嶇境埆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

樾謹按茂特之苗但謂之特於文未明凡詩所云如
有蕢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揀其角之類末一
字皆實有所指非虛擬之詞有苑其特亦猶是也瞻
彼阪田有苑其特與桑柔篇瞻彼中林牲牲其鹿句
法相似特當爲三歲獸名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傳曰獸三歲曰特周官大司馬職司農注亦曰三
歲曰特是也白帖卷八十引此文作有苑其特是經
文苑字本不從草後人因鄭訓爲苑然茂特因并經
文改爲苑耳阪田之中有宛然之特正見宗周旣滅
田野荒蕪故繼之曰天之扞我如不我克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
命之繁多

樾謹按以箋說考之此經當以彼求我三字爲句則
如不我得五字爲句禮記緇衣篇引此經而鄭君解

之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讀亦與此同也近人
讀彼求我則四字爲句文不成義殊不可從

乃棄爾輔

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
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越謹按毛鄭皆不解輔字未詳何物正義所言近於
臆說矣說文革部轉車下索也疑輔卽是轉輔從甫
聲轉從專聲而專亦從甫聲是其聲同也輔爲車下
索故從車而其質則革也因又變爲從革之轉專聲
卽甫聲也猶輔爲鑊屬故從鬲而其質則金也因又

變爲從金之釜父聲卽甫聲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
疑下文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其實員
者旋也古員云同字十二章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
員于爾輻卽云于爾輻謂旋繞于其輻也周易小畜
九二輿說輻釋文曰輻本亦作輹疑此經輻字亦輹
字之誤輹卽所謂伏兔也釋名釋車曰屐似人屐也
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
也是輹卽伏兔之異名伏兔下有革繫之于軸之上
其名曰輹說文車部輹車伏兔下革也是也所謂輔
者殆以伏兔之爲物其任至重恐非一革所能勝故

又以此輔轅之不足歟其名曰輔即取輔助之義爾
雅釋詁輔備也蓋輔助字古本從人作備其從車作
輔者為車下索之專名乃經典皆段輔為備於是又
別製從革專聲之轉字耳僖十五年在傳正義引子
夏易傳曰輶車下伏菟也形如伏菟以繩縛於軸因
名縛也按縛即轉字乃縛伏兔於軸者而非即伏兔
子夏傳所云混伏兔與轉而一之矣說文曰輶車軸
縛也周易大畜釋文曰輶車下縛也其說皆誤附辨
於此

于何不臧十月之交

正義曰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樾謹按于即吁字騶虞篇于嗟乎騶虞是其證也于
何不臧猶曰于嗟乎何其不臧正義以為於何不善
失之

豔妻煽方處

傳曰煽熾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
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樾謹按釋文曰處一本作熾此涉鄭箋而誤也傳云
煽熾也是煽即熾矣何又言熾乎箋雖有方熾二字
然方在熾上則非經文方字也經文方字鄭蓋訓為

竝故經云方處箋云竝處位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郭注曰併兩船蓋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卽訓竝尙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是其證也後人誤解鄭箋致并經文而妄易之不可從也

題彼脊令小宛

傳曰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

樾謹按篇首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題彼脊令與宛彼鳴鳩句同宛以鳩言題應以脊令言傳箋訓題爲視則以人言矣凡詩所云歛彼晨風弁彼鸞斯翩彼

飛鴟上一字皆屬鳥傳箋非也題當讀爲提僖二年穀梁傳注不言提其耳釋文曰提本作題是提與題古通用小弁篇歸飛提提傳曰提提羣貌題彼脊令之題卽歸飛提提之提也又按題與提竝段借字其本字當作提說文彳部提提行貌方言凡細而有容謂之斐或曰提歸飛提提當從說文訓爲行貌提彼脊令當從方言訓爲細而有容與宛彼鳴鳩義正相近

哀我填寡

傳曰填盡箋云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樾謹按填當讀為矜矜字從令俗從今誤也令聲與
 眞聲古音相同左傳顛輪漢書眞零竝疊韻字是古
 音相近之證周官大司徒職則民慎德鄭注曰謂矜
 其善德勸為善也以矜訓慎亦以同聲相訓填之為
 矜猶慎之為矜也哀我填寡卽哀我矜寡毛以本字
 讀之而訓為盡恐未得經旨釋文曰韓詩作疹疹苦
 也爾雅釋言曰矜苦也然則疹與矜亦聲近而義通
 矣

子之佗矣 小弁

傳曰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

非子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迂迴難通非古訓也說文人部佗
 負荷也荷與加聲近義通佗訓荷故亦訓加字亦作
 挖周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挖之注曰三
 加之也挖之訓加豈亦可云謂佗人乎

君子無易由言

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
 樾謹按抑篇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
 令此云君子無易由言義與彼同言君子無易於言
 人之耳有屬於垣者不可不慎也箋訓由為用其義

轉迂矣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巧言

傳曰慎誠也

懋謹按白駒篇慎爾優游傳巷伯篇慎爾言也箋竝曰慎誠也與此文同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楊倞注曰真誠也蓋慎真古通用史記魯世家真公漢書古今人表作慎公是其證也予慎無罪予慎無辜猶云予真無罪予真無辜耳日知錄言五經無真字不知古人卽段慎爲真也

往來行言

箋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懋謹按箋義迂迴非經旨也行言者輕浮之言九章算術盈不足章曰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與醇對說文酉部醇不澆酒也是行爲澆薄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對亦不堅固之意小人之言輕浮無根故謂之行言曰往來者正見其無定也尙書盤庚篇而胥動於浮言金縢篇乃流言于國浮言流言竝與行言同廣雅釋詁曰流行也釋訓曰浮浮行也是浮與流皆有行

義也洞酌篇洞酌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流言謂
之行言猶流潦謂之行潦矣管子君臣下篇淫惇行
食之徒尹知章注曰行食游食也游言謂之行言猶
游食謂之行食矣詩人以柔木興行言柔木木之柔
脆者也行言言之浮薄者也足知其取喻之精矣

爾居徒幾何

箋云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

樾謹按與居之眾謂之居徒則不詞矣居當訓為蓄
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疏曰居猶蓄也爾
居徒幾何言爾所蓄徒眾幾何人也

及爾如貫何人斯

箋云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

貫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也貫謂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
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為飾是也
甫田篇總角牝兮傳曰牝幼穉也貫即廿也上文曰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童穉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
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故曰及爾如貫言如
總角時無猜忌也

為鬼為蜮

傳曰蚺短弧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蚺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樾謹按鬼誠不可見若短弧則實有其物豈遂不可見乎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蚺師古注曰蚺魅也文選東京賦八靈爲之震疊况魅蚺與畢方李善注引漢舊儀曰魅鬼也魅與蚺古字通然則此經蚺字亦當爲魅鬼也魅也一物也傳以爲短弧非是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 谷風之什

箋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樾謹按既雖訓盡然盡往盡來殊不成義且譚人困於役而傷於財得免爲幸豈責報於周乎既當作餼禮記中庸篇既廩稱事鄭注曰既讀爲餼正義曰既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爲餼既往既來言周之役餼佻佻公子往來不給往者餼之來者餼之以致甚困故使我心疚也

不以服箱

傳曰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此文作不可以服箱

據箋文似當有可字今本奪之耳至傳箋釋服字皆未合服當讀爲負服負一聲之轉淮南子人間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捷是服負古通用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卽其例也不可以服箱猶云不可以負箱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能以負車箱也如以服爲牝服則當云不可以駕服箱如下章云不可以挹酒漿文義方足如但曰不可以酒漿則文不成義矣故知服非牝服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皆用此詩之文則服讀爲負有明徵矣

神係是饗

楚茨

傳曰係安也箋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懋謹按先祖是皇神係是饗兩語相對下文又曰神係是格神係聿歸朱子集傳因以神係爲尸之嘉號疑爲近之然旣曰皇尸載起又曰神係聿歸則亦未可以爲一也係蓋師係之係書序召公爲係周公爲師是也言係以兼師耳尙書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是古者烝祭以功臣配食上文曰以往烝嘗故并及之其人皆先王師係之臣故

尊之曰神保長發卒章兼及阿衡即其例也阿衡書
君奭篇謂之保衡然則阿保一也祭以阿保則食也
君婦莫莫其與寧之風官何禮曰凡有也皆莫也
箋云君婦謂后也詩凡微書繼與篇曰茲乎大享于
樾謹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為后
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為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
君與羣同周書諡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
曰君羣也蓋聲近者義即相通上文先祖是皇箋云
皇唯也皇可為唯則君亦可為羣君婦者羣婦也周

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籩羣婦即指九嬪之屬不斥
言后而曰羣婦正詩人立言之謹也羣婦則無嫌與
諸宰連文且宰曰諸宰婦曰羣婦文正相對也

信彼南山

信南山

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

樾謹按此以信南山名篇猶之乎節南山也節彼南
山信彼南山語本一律節彼之節傳訓為高峻貌則
信彼之信亦當以山之形狀言不得如箋所云信乎
彼南山也古信申同字信當讀為申爾雅釋詁申重
也離騷申申其詈余王逸注曰申申重也信彼南山

猶言申申然者彼南山蓋言其山形之複沓也節彼
南山下云維石巖巖故言其山形之高峻信彼南山
下云昫昫原隰故言其山形之複沓詩人之辭固各
指所之矣

以我齊明

甫田

甫田之什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
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
故傳因齊解盛

樾謹按經文言齊明傳箋並言齊盛正義以為因齊
解盛然經文本無盛字傳箋且因齊而及之經文實

有明字傳箋均不之及何邪今按齊明即齊盛也爾
雅釋詁明成也成與盛古字通明既訓成亦得訓盛
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
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竝其證也然則齊明之即齊
盛無疑矣

禾易長畝

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樾謹按易當讀為施古施易二字通用何人斯篇我
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禮記樂記引
詩施于孫子鄭注曰施延也皇矣篇箋云施之言易

也延也禾易長畝言禾連延竟畝耳傳訓易為治失之

既庭且碩 大田

傳曰庭直也箋云眾穀生盡條直茂大

榘謹按上文言播厥百穀猶未言百穀之生此遽言條直茂大於義未安庭當讀為挺說文手部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曰挺生出也既挺且碩謂百穀既生又且碩大也庭挺同聲故得通用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然則訓庭為直亦是讀庭為挺也

先集雜霰 類弁

傳曰霰暴雪也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榘謹按暴之言爆爍也桑柔篇將采其劉傳曰劉爆爍而希也箋云將采之則葉爆爍而疏是爆爍有希疏之義字亦作暴樂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重言之曰暴樂單言之則曰暴猶重言之曰毗劉單言之則曰劉也暴雪者謂雪初下暴樂而希也說文日部暴晞也暴之為希猶暴之為晞其義得通爾雅釋天曰雨霓為霄雪霄與暴聲近暴雪即霄雪正義所說非

傳意矣

辰彼碩女

車聲

傳曰辰時也箋云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辰讀為振廣雅釋言辰振也白虎通五行篇辰則振之也是辰振聲近義通麟之趾篇振振公子傳曰振振仁厚也殷其雷篇振振君子傳曰振振信厚也重言之為振振單言之為振猶采薇篇曰楊柳依依而此曰依彼平林重言之為依依單言之為依也詩以依彼平林喻辰彼碩女傳曰

依茂木貌則辰亦形容碩女之詞不得訓辰為時矣

有壬有林

賓之初筵

傳曰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樾謹按鄭讀壬為任是也以爲卿大夫非也卿大夫不得列於國君之上且以任爲卿大夫義亦迂曲古音任與男相近故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酒誥侯甸男衛白虎通爵篇作侯甸任衛然則任者男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舉男足以兼伯子矣

有任謂有小國之君有林謂有大國之君傳訓林爲君則君固通稱而得專指大國者據爾雅釋詁公侯君也不及伯子男是古大國之君始謂之君後乃以爲通稱耳小國列于大國之上者亦猶禹貢先男邦後諸侯也

威儀忒忒

傳曰忒忒媿媿也

懋謹按說文人部忒威儀也從人必聲詩曰威儀忒忒是許所據本作忒其解爲威儀與毛迥異疑威儀上當有失字上文威儀幡幡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許

意忒忒猶幡幡故曰忒失威儀也正用毛義傳寫奪失字而義不可通韻會廣韻等書竟曰有威儀失之遠矣漢書楊雄傳駢衍忒路師古注曰忒次比也次比故有媿媿之義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黨比游宴然則忒忒與頻頻聲近而義通矣

不知其秩

傳曰秩常也
懋謹按下言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此秩字若從傳義則與下章不類矣秩當作失爾雅釋鳥秩秩海雉釋文曰秩秩本又作失失是秩與失通不知其失正

與不知其郵同義

是謂伐德

箋云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

樾謹按德不可言誅伐伐猶發也考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是伐與發義通谷風篇無發我笥釋文引韓詩曰發亂也此經伐字當讀為發而從韓詩訓亂言醉至此是亂其德也箋義失之亦是戾矣采菽 魚藻之什

傳曰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為長亦是戾矣承上章亦是率從而言上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禱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然則此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義與上同言諸侯能優游其連屬之國則連屬之國亦從之而至矣箋訓戾為止而引論語說之轉於義未安正義申傳曰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此未得傳意也

後予極焉苑柳

傳曰極至也箋云極誅也

樾謹按極當為極說文心部極疾也言其後乃憎疾

我也與後予邁焉一律說詳下章

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樾謹按白華篇視我邁邁傳曰邁邁不悅也說文心部怖恨怒也詩曰視我怖怖是今詩作邁邁者乃怖之段字此邁字亦當讀為怖言其後乃不悅我也後予極焉後予怖焉義本一律因極借極字怖借邁字而傳箋皆不得其旨矣

臺笠緇撮

都人士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

人之士以臺皮爲笠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樾謹按南山有臺篇正義引傳曰臺所以禦雨疑此傳暑雨二字誤倒段氏所訂詁訓傳已正之矣惟傳旣分爲二事則當與箋不同若如箋義以臺皮爲笠安得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乎疑毛公所據經文作簦笠緇撮說文竹部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二篆相連卽本毛詩國語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尙

書云簦笠夫須也蓋讀簦笠為臺笠如鄭箋說也古音臺在之哈部簦在蒸登部此二部古得相通得來之為登來耳孫之為仍孫皆其例也毛作簦笠鄭作臺笠故其說不同正義據鄭本以解傳宜其迂曲而不可通矣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贈可韻來故簦可為臺乃陸德明作釋文時已無作簦之本則古義之湮久矣

言綸之繩

采絳

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為之鞬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曰正義曰謂釣竿之上

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樾謹按經文曰言綸之繩不言言綸其繩與上句本不一律箋以鞬弓繩繳對舉則知此句繩字與上句鞬字對此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縮之郭璞注曰縮者約束之言綸之繩蓋謂君子釣訖則其綸我為收束之耳與言鞬其弓文不一律而義則同正義謂與之作繩非是

其葉有幽

陽桑

傳曰幽黑色也

樾謹按伐木篇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斯干篇幽幽

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此文幽字義亦當同蓋葉盛則望之深遠矣與上文其葉有難其葉有沃一律不必為黑色也

露彼菅茅

白華

傳曰露亦有雲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
樾謹按傳箋竝以露為雨露之露非經旨也正義更曲明露之有雲以證成傳義甚無謂矣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蓋古語亦謂之覆露漢書鼂

錯傳今陛下配象天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竝以覆露連文即覆慮也露慮一聲之轉耳露彼菅茅言英英白雲覆慮此菅茅也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無怪顏師古注漢書高誘注淮南子於覆露之露皆以為雨露字矣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箋云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正義曰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

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
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越謹按不皇即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為王則
首章不皇朝義尚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遑他實
不可通矣至王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
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
然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也朝當讀為周汝墳
篇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朝之為周猶調之為朝也
上文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以勞勞廣闊解之惟廣
闊故不遑周也二章云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遑出矣傳訓沒為盡惟其無盡故不皇出也不
皇周不皇出皆見山川悠遠之意然周者環周出者
直出出且不皇周更無論二章視首章其詞為尤切
帝矣不時文王 大雅文王之什

傳曰不時時是也

羣經平議卷十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並以顯與承相對不
顯不承即不顯不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
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承時與承一辭之轉儀禮特牲
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也說文人部待承也

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
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懋謹按不皇即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為王則
首章不皇朝義尙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違他實
羣經平議卷十 王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
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
矣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也朝當讀為周拔墳
而出出且不皇風更無餘二章厥首章其隨為次母
皇風不皇出皆良由以怨毅之意然風香豈匪出皆
不皇出矣與隨野為盡其無盡姑不皇出出不



羣經平議卷十一 禮記周禮註疏卷之十一 禮記周禮註疏卷之十一
德清俞樾 毛詩四
帝命不時文王 大雅文王之什
傳曰不時時也時是也 朝非辨言出刺當歸於
懋謹按清廟篇曰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竝以顯與承相對不
顯不承即不顯不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
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承時與承一聲之轉儀禮特牲
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也說文人部侍承也

時之爲承猶詩之爲承侍之爲承古音之哈與蒸登
兩部得相通也毛訓時爲是失其義矣
陳錫哉周
傳曰哉載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
國
樾謹按箋以陳爲敷陳之陳非經旨也陳當讀爲申
陳錫卽申錫也烈祖篇申錫無疆傳訓申爲重是也
陳字本從申得聲古文作申故得與申通矣哉字之
義傳訓爲載箋訓爲始宣十五年左傳及國語周語
引此文竝作陳錫載周則傳義是也杜預注左傳曰

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韋昭注
國語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此二注皆訓
陳爲布未達畝借之旨至解載字則韋說得之蓋成
字之義與申字相應申字之義與上文齶齶文王令
聞不已相應齶齶猶勉勉也惟文王勉之又勉故令
聞不已惟其令聞不已故能申錫無疆載成周道也
下云本支百世則所申錫者不止其身且下及子孫
矣

厥猶翼翼

傳曰翼翼恭敬箋云猶謀

榘謹按廣雅釋詁由用也古字由與猶通然則厥猶
翼翼者厥用翼翼也箋訓猶爲謀則誤以語辭爲實
義矣翼翼眾也漢書禮樂志其鄰翼翼師古注曰翼
翼眾貌是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翼翼卽以多士言傳訓恭敬亦失之矣
常服黼舄

傳曰黼白與黑也舄殷冠也正義曰周冕無績繡
之飾則殷舄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
器云冕諸侯九旒注曰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
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

榘謹按黼謂黼領也爾雅釋器曰黼領謂之襍郭注
曰繡刺黼文以襍領唐風楊之水篇素衣朱襍傳曰
襍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然則黼領自是諸侯之
制此經以黼舄並言黼是領舄是冠也正義以黼屬
衣謂舉一章以表之非是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傳曰蓋進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
王斥成王

榘謹按上方言文王德盛殷士咸來歸之此忽言今
王之進用臣義不相屬王之蓋臣蓋卽指殷士也殷

士服殷之服來助周祭文王見而勸勉之曰此孰非王之蓋臣乎王謂殷王也蓋者婁之段字說文火部婁火餘木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禍以燼箋曰災餘曰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吳語曰然後安受其燼韋注曰燼餘也字亦通作蓋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謂之王之餘臣猶曰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人皆商之孫子故以無念爾祖勸之爾祖者斥殷先哲王也下章繼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皆文王勸勉殷士之詞忠厚之至也振鷺篇曰以永終譽有客篇曰降福孔夷其意正與此同殷之未喪師以下乃始戒成王耳詩意若曰商之子孫固宜念爾之祖聿修厥德而我周之子孫亦宜以殷爲鑒無過爾躬也鄭以王之蓋臣卽爲斥成王則大蚤矣正義謂毛當同鄭不然也

覩天之妹

大明

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懋謹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恐非詩人立言之本旨也周易歸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稱然則天之妹猶

言天之少女耳時邁篇昊天其子之王者為天之子則以其配為天之女義正相當也韓非子詭使篇女妹有色又曰女妹私義之門所謂女妹者亦是少女之稱非女弟也

續女維莘長子維行

傳曰續繼也莘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越謹按以續女為繼大任之女事文甚迂迴非經旨也續當作薦崧高篇王續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作

王薦之事是其例也昭五年左傳求昏而薦女杜注曰薦進也續女維莘猶薦女維莘言進女以為昏者實維莘國也此句但言女未言長幼故又曰長子維行言莘之長女於是乎行也儀禮喪服篇鄭注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即此行字之義傳箋所說均未得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
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
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
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父義同

樾謹按諸說皆六國時好事者之言詩云維師尚父
與言程伯休父同尚父乃其字也太公蓋名望而字
尚父古人名字相配尚者上也上則爲人所望故名
望字尚也其曰太公者始封之君之尊稱猶周之太
王吳之太伯晉之太叔也其後田齊之有國始於田
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知太公望猶太公和矣

史記太公望子之說與毛傳可尚可父之說皆齊東
野語不足徵也

迺宣迺畝

絲

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 正義曰時耕曰宣

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樾謹按鄭釋宣字未得其義宣當作迺蓋古者田畝
有三歲一易之制何休公羊解詁曰司空謹別田之
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
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
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其事也說文走部有迺

篆曰耜田易居卽謂此左傳爰田國語輅田皆其段
字此經宣字亦耜之段字宣耜並從亘得聲於段借
之例更近矣蓋疆理既定之後卽定耜田之制以均
其肥瘠迺宣迺耜言乃耜易其田畝也周制三年一
易實始於此鄭以爲時耕其田畝此則憂百畝之不
易者農夫也不足見古公規制之大矣

縮版以載

箋云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樾謹按箋以載爲承載之載非也載當讀爲栽禮記
中庸篇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是其例也哀元

年左傳正義曰栽者豎木以約版也縮版以栽謂旣
以索縮其築版又豎木以約之也鄭讀從本字未得

經旨

磬鼓弗勝

箋云百堵同時起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
以磬鼓鼓役事 正義曰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
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之文而因設
耳定本云鼓役事

樾謹按周禮原文以雷鼓鼓神祀以下凡六句並作
鼓無異文此引周禮不當作止役事也周禮疏曰起

役止役皆用磬鼓兩處義得相兼此亦曲爲之說竊謂鄭於弗勝二字未得其義也此章陔陔薨薨登登馮馮皆以聲音百堵皆興則眾聲竝作磬鼓之聲轉不足以勝之矣故曰磬鼓弗勝非謂不能止之也毛傳惟馮馮訓爲聲陔陔則曰眾也登登則曰用力也然說文自部陔築牆聲也知三家詩固有以陔陔爲聲者則薨薨登登竝以聲音從可知矣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

傳曰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樾謹按箋義非傳意也爾雅釋詁拔盡也說文手部拔擢也廣雅釋詁拔除也蓋大王始遷之時土廣人稀樹木充塞其後生齒日繁以次開闢向來柞械之區今擢除旣盡而成道路故曰柞械拔矣行道兌矣行道連文行亦道也爾雅釋宮行道也非謂行道者也皇矣篇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曰兌易直也此經兌字與彼不殊彼謂柞械拔除而松柏挺然直立此謂柞械拔除而行道坦然平易也易直之義通于此經矣毛於此不釋兌字而但曰兌成蹊也蓋謂此經以道路言異於彼經以樹木言也彼此貫通固非鄭

箋所能望矣

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

思齊

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越謹按傳箋之義皆非也古之人謂古老之人尚書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枚氏傳解爲古老之人是也此承上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老之人不見厭惡惟小子有造故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譽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

子譽之趙岐注孟子引作豫孟子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服虔注左傳引作譽是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又曰豫安也故豫與無數互文見義無厭數則豫樂可知豫樂則無厭數亦可知矣髦斯士者髦士也斯乃語詞詩中多有此例螽斯羽者螽羽也兔斯首者兔首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句髦斯士與上句古之人文正相配古之人卽古人髦斯士卽髦士上句先言古之人後言無數下句先言譽後言髦斯士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詩人立言之妙雖毛鄭其猶未得矣

維此二國 皇矣

經十一

九

傳曰二國殷夏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義曰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旣喪殷桀亦亾夏其惡旣等故配而言之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亾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亾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

樾謹按鄭以二國爲殷紂崇侯其義未安崇侯乃是人臣何得並稱二國正義謂紂乃亾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旣可同之崇侯則亦可同之密阮祖其何不并稱六國而必以二國四國分別言之乎竊謂孫毓之說雖未知於毛意如何然此詩之旨實當以孫說爲長尚書多方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卽此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又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則孫毓所謂先察王者之後信有徵矣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卽此詩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又曰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卽此詩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蓋皇矣篇首章與尙書多方篇大旨相同皆謂殷既失道天又顧念夏后氏子孫欲以代殷乃夏之子孫無可顧者又博求之四方之國而四方之國亦無其人於是大命遂集於有周也多方篇須夏之子孫今從鄭義作須暇之子孫於是經義遂晦并此詩而失其解矣說互詳尙書

帝遷明德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也

樾謹按帝徙明德似爲不辭說文辵部遷登也從辵輿聲昇部輿升高也或從口作輿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郊祀志竝以輿爲古遷字是遷輿古通用輿爲升高故遷爲登乃其本義也自遷徙之義盛行而本義亾矣此經遷字當從本義言帝因文王之明德而登進之也

比于文王

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

者德以聖人爲匹
樾謹按王季父也文王子也父比于子義殊未安上
文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是此經毛韓不
同韓於上文既作維此文王則於此文必作比于王
季若使上下俱作文王必無是理也以文義而論似
以韓詩爲長文王比于王季猶大姒嗣大任之徽音
太任不必賢于大姒王季不必聖于文王立言之體
宜爾也毛本上下誤倒耳
無然畔援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
文引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樾謹按傳分畔援爲二義非也畔援卽畔嘑也論語
先進篇由也嘑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
舊注作呬嘑字書呬嘑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
呬嘑失禮容也此與韓鄭義正合援嘑音近故得通
用猶美士曰彥美女曰媛亦取音義相近也玉篇又
引作無然伴換蓋占人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一定畔
援也呬嘑也伴換也一而已矣卷阿篇伴奂爾游矣
伴奂卽伴換也箋曰伴奂自縱弛之意蓋卽跋扈之

義而引申之美惡不嫌同詞傳以爲廣大有文章正
義申明之曰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分伴
奐爲兩義與此傳分畔援爲兩義其失維均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箋云矢猶當也

樾謹按矢當作弛江漢篇矢其文德禮記孔子閒居
篇引作弛其文德是矢弛古通用國語魯語文公欲
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弛我陵言無毀我
陵也字本作隄說文自部隄小坳也周語聚不隄崩
注曰大曰坳小曰隄漢書劉向傳山陵坳隄正可爲

無弛我陵之證傳箋義竝未得也

不長夏以革

傳曰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樾謹按傳箋之說均于義未安禮記中庸篇引上句
不大聲以色又引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則
聲色二字自是平列謂不大其聲與色也朱子集傳
曰以猶與也得其解矣而於此句則曰未詳今按長
之言常也廣雅釋詁曰長常也又曰長久也久亦常
也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

長也革之言急也禮記檀弓篇若疾革鄭注曰革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明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如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緝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

以爾鉤援

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

樾謹按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非一車則鉤援當亦非一物蓋皆兵器也鉤句古字通兵

器曲者謂之句考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曰句兵戈戟屬是也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冶氏援四之鄭司農曰援直刃也是也晏子春秋襍篇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呂氏春秋知分篇直兵造芻句兵鉤頸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並言鉤援有曲直之分臨衝有從上從旁之別正見古人立言之不苟矣是絕是忽

傳曰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未得古訓爾雅釋詁忽滅盡也則

忽與滅義同矣說文心部忽忘也古忽與亾通忽訓
忘卽訓亾方言忽甚也甚滅也忽之言亾甚之言滅
其義自通孔氏謂忽然而滅失之矣

庶民子來 靈臺

箋云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樾謹按朱子集傳曰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然鄭箋
之意實不如此蓋謂眾民樂於就役凡有私事各使
其子成之而自來攻作也至孟子引此文而趙岐解
之曰眾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此則集傳之
說矣鄭說失之迂曲趙說又太巧恐皆非經旨史記

律書曰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蓋古音子與滋
同故周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曰今易箕子
作萑滋此文子字亦當讀爲滋說文水部滋益也昭
三年左傳宮室滋侈十六年傳爲罪滋大杜注竝曰
滋益也老子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漢書
吳王濞傳曰徵求滋多酷吏咸宣傳曰盜賊滋起其
義竝同經始勿亟庶民滋來言文王寬假之而庶民
益來也因段子爲滋而說者遂望文生訓使經文之
平易者變爲艱深矣一切經音義卷三曰滋古文孛

經十一
同是滋字古文有從二子者則子來之爲滋來無疑矣

下武惟周下武

傳曰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懋謹按以下武爲後繼其義迂曲殊不可通序曰下武繼文也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夫文字既爲文王之文則武字亦卽武王之武下武者猶言武王在下也文王篇曰文王在上正與下武相對成義下猶後也上猶前也彼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既受命作周又繼以在下之武王而有周之業成矣故曰下武維周周頌武篇曰嗣武受之下武猶嗣武也

既伐于崇文王有聲

正義曰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
懋謹按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兩句初非對文于崇之于當作邗亦國名也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此云既伐邗崇蓋言邗言崇而密須也

犬夷也耆也皆包其中矣若史記所載次第與大傳不同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未知與大傳孰是然如史公說則伐邠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連及之事或然也邠作于者如酆之爲豐鄒之爲祭古文省邑旁耳毛公無傳未知其說云何鄭解上句有此武功曰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則已不知下句既伐于崇爲邠崇二國矣

誕置之隘巷

生民

生民之什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

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樾謹按不夫而孕之說毛所不信其見卓矣然以人道生子自是常事何異之有爲父母者何知天意欲異之乎宜後之學者舍毛而從鄭矣今按此詩之意在后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然則前此者后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帝嚳所以不禁者明知神聖之子雖寘死地必無所妨姑從眾意以顯其異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且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

經十一
矣於是收而養之而名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咏其事初不言其棄之之由而於其卒也曰后稷呱矣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乃學者則莫之能得矣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 正義曰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

樾謹按方與旁通尙書堯典篇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共工旁聚布功大禹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象刑維明竝其證也說文上部

旁溥也毛意方卽旁之段字有溥徧之義故訓爲極畝孔以方正說之非毛意矣

籩豆靜嘉 既醉

箋云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

樾謹按鄭意以潔清訓靜以美釋嘉其實靜亦嘉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尙書堯典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蓋靜善一聲之轉耳靜與嘉其義同

永錫爾類

傳曰類善也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

經十一
六
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
純孝也施及莊公

懋謹按下章云永錫祚允箋云天又長子女福祚至
于子孫然則此章永錫爾類亦當爲天之所予鄭用
左傳義與下章永錫不一律矣國語周語叔向引此
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然則類猶肖
也丹朱商均之不肖是卽不類矣啓賢能敬承繼禹
之道是卽類矣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知賢
不肖之皆天則可知永錫爾類之義矣周之興也世
有哲王是卽天之永錫爾類也孟子以賢不肖對稱

賢卽是肖不肖卽是不賢故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
也類之訓善其義亦如此矣毛傳卽本叔向說可知
春秋時師說如此左傳引以美穎考叔乃後人附益
不足據也鄭據以易傳誤矣

釐爾女士

傳曰釐予也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

懋謹按以女士爲女有士行其說巧矣然經文平易
恐不如是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猶彼云
士女倒文以協韻耳下云從以孫子孫子卽子孫則
女士卽士女也釐當訓福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禮

樂志媪神蕃釐集注竝曰釐福也釐讀曰禧爾雅釋
詁禧福也然則釐爾女士者福爾女士也與穀我士
女同義大戴禮記夏小正篇綏多女士女士亦卽士
女也臧氏琳曰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
今本誤倒然士女女士於義俱通不必乙正

福祿來爲

見鷺

傳曰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

樾謹按一章曰福祿來成二章曰福祿來爲文異而
義同廣雅釋詁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
曰不爲不成也是爲與成同義當訓曰爲猶成也不

必別爲之說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箋云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
樾謹按既燕于宗卽承來燕來宗而言謂既燕與宗
則福祿攸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于猶越也與
也書大誥越爾御士王莽傲大誥曰于女卿大夫元
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孔氏廣森經學
危言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書則
用于用越引多方不克敬于和康誥德之說于罰之

行爲證以王氏孔氏之說推之則既燕于宗猶既燕
與宗矣正承上文而言鄭惟不解于字乃以宗爲社
宗使兩句異義失之甚也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傳曰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樾謹按說文艸部熏火烟上出也雲漢篇憂心如熏
傳曰灼也疑不得有和悅之義至欣欣訓樂固屬常
訓然以下句燔炙芬芬例之芬芬旣以燔炙言則欣
欣亦當以旨酒言今訓爲樂則以飲酒者言二句不
一律矣竊疑經文熏熏欣欣字當互易公尸來止欣

欣言公尸之和說也旨酒熏熏此熏字乃薰字之反
借爾雅釋訓炎熏也釋文曰本或作薰是熏薰古
通用說文艸部薰香草也蓋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
凡香者皆得言薰猶芬之本義說文云艸初生其香
分布是亦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芬
也是故旨酒薰薰言酒香也燔炙芬芬言炙香也欣
欣薰薰字音相同古書多口授誤到其文耳或以說
文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疑其不誤然許氏
引經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說
文則引作東方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說文則引

作犬夷咽矣凡此疑皆傳寫奪之未可竟據以改經
觀說文作醺醺其字從酉益知其當在旨酒下矣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箋云千求也十萬曰億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樾謹按干字疑千字之誤千祿百福言福祿之多也
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也鄭作千祿而訓爲求殆其
所據之本誤耳何以明之旱麓序曰周之先祖世修
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此干字
明是干字之誤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已正之矣彼

序正本此經故知此經亦誤也

爰方啟行 公劉

傳曰以方開道路去之爾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
焉箋云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
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樾謹按鄭意謂公劉以民之故方有此行然非毛旨
也毛蓋訓方爲竝方之訓竝說已見十月之交篇方
開道路卽是竝開道路故繼之曰蓋諸侯之從者十
有八國正所以明方之爲竝也

何以舟之

傳曰舟帶也箋云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
刀之佩

樾謹按傳箋異義傳以舟猶周也周之言周而也故
訓爲帶箋意舟亦爲周周與酬通儀禮鄉飲酒篇注
曰酬之言周是也何以舟之卽何以酬之故曰公劉
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
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是
鄭意謂民以此相酬乃易傳非申傳也毛傳竝無民
進玉瑤容刀之說正義以鄭述毛非是滑陽篇何以
贈之瓊瑰玉佩文法與此相似鄭義自勝於毛正義

混而一之則鄭義晦矣

乃造其曹

傳曰曹羣也箋云羣臣適其牧羣

樾謹按公劉之時雖屬艸芻然執豕豈遂乏人乃使
羣臣親造牧羣乎毛意未必然也造猶比也爾雅釋
水曰天子造舟郭注曰比船爲橋大明篇正義引李
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
是造有比義文選東京賦曰次和樹表薛注曰次比
也造次一聲之轉次爲比故造亦爲比上句旣登乃
依傳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凡矣然則毛訓曹爲羣

者其意謂眾賓也乃造其曹者謂比次其眾賓之位也箋義非是

既庶且多 卷阿

箋云庶眾 正義曰王賜其車眾多矣庶多一也丁甯以足句

樾謹按凡言且者必有異義不得謂丁甯以足句也多當讀為侈哀七年左傳魏曼多史記魏世家作魏侈是多與侈古通用禮記雜記其衰侈袂鄭注曰侈猶大也既庶且侈庶以車之數言侈以車之制言考工記輿人曰飾車欲侈晏子春秋外篇曰公乘侈與

皆其證也

憺不畏明 民勞

傳曰憺曾也箋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

樾謹按如箋義則必與上句式過寇虐連讀乃得其義然次章式過寇虐無俾民憂三章式過寇虐無俾作慝四章式過寇虐無俾正敗五章式過寇虐無俾正反皆不以兩句連讀箋義非也傳訓憺為曾乃語詞無實義憺不畏明言不畏明也尙書洪範篇曰無虐癸獨而畏高明史記集解引馬注曰高明顯寵者

不枉法畏之此云畏明與彼云畏高明義同言爲寇
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爾用憂虐

板

箋云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樾謹按如箋義則虐字與上三字不屬不辭甚矣憂
當爲優襄六年左傳長相優杜注曰優調戲也爾用
優謔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優謔連文義亦不異憂
者優之本字說文久部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
憂今詩作優優蓋由後人以憂爲慰愁字而改之此
經憂字因鄭訓爲可憂故得存其本字而其義則久

晦矣

則莫我敢葵

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
然者 正義曰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竝不察民
也

樾謹按考文古本此箋忽然下有無字乃從正義本
也然經文云莫我敢葵尋繹敢之一言則所謂揆度
者乃以下揆上非以上揆下蓋民於愁苦呻吟之中
而展轉揆度其所以使我至於此極之故於是強者
怒於言弱者怒於色而亂從此始矣詩人若曰民方

愁苦而呻吟則無乃敢於揆度我乎莫之云者猶曰無乃如此也箋中忽然二字從經文方字生出謂方當呻吟之時忽然動此一念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然者夫揆度民情但當言能不能不當言敢不敢而曰敢能揆度於義不可通足知其非矣

攜無曰益

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

穢謹按經止言益箋乃言是何益非經旨矣釋名釋

州國曰益阨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曰益之言隘也隘與阨通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阨是其證也說文自部阨塞也史記商君傳魏居嶺阨之西索隱曰阨阻也攜無曰益言如取如攜無曰有所阻塞也牖民乃孔易耳如此則上下文義皆順矣

而秉義類

蕩

蕩之什

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女執事之人宜用善人

穢謹按下文卽云彊禦多懟與此一氣相承竝無不用此反用彼之意然則鄭解義類爲宜用善人非經

旨也尙書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篇鴟義姦
 允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衰也引大戴禮千乘篇誘
 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及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
 無從知之爲證此經義字亦俄之段字類與戾通周
 書史記篇復類無親孔晁注類戾也說文犬部戾曲
 也然則義類猶言衰曲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女
 執事皆衰曲之人及彊禦眾懟者也昭十六年左傳
 刑之頗類義類與頗類同頗義古同部字
 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傳曰作祝詛也屈極究窮也 正義曰作卽古詛字

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懡謹按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
 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此說於傳意得矣然
 經意則似未必然也作始也見魯頌駟傳祝亦始也
 見國語鄭語韋昭注及釋名釋親屬篇侯作侯祝靡
 屈靡究兩句反覆相承作祝義同屈訓極究訓窮其
 義亦同蓋言厲王任用小人方興未艾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懡謹按若如箋義則夏侯之世猶云夏后之時自禹

至于桀載祀六百皆夏后之世也安得專指桀而言乎鄭於世字殆未得其解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棄去賢者之允類絕滅功臣之世嗣又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經世字義與彼同蓋謂夏后氏之繼世在殷時爲二王之後者以其爲亡國之子孫故可以爲鑒皇矣篇正義謂殷之末年夏后絕矣未必然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

抑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尙也王尊尙小人迷亂於政事者

越謹按以興爲尊尙則尊尙迷亂于政不辭甚矣興與舉同義廣雅釋詁興舉也襄六年左傳君舉不信羣臣乎杜注曰舉皆也舉爲皆興亦得爲皆蓋興於說文隸異部昇者其舉也而字又從同許君謂取同力之義然則興之訓皆於義更近矣興迷亂于政言皆迷亂于政也蓋謂君臣皆迷亂今者以其時而言非必專斥王也蕩篇女興是力箋云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正義曰定本作相興而力爲之此未知興箋意孰得竊謂女興是力亦卽女皆是力也然則從正義本作相與義似較優矣

女雖湛樂從

箋云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

樾謹按雖當讀爲惟女惟湛樂從猶尙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雖與惟通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箋義轉爲迂曲矣

言不可逝矣

箋云逝往也

樾謹按言不可往矣於義未安日月篇逝不古處傳曰逝逮也有杖之杜篇釋文引韓詩曰逝及也言不可逝猶言不可及蓋卽馳不及舌之意

矧可射思

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樾謹按矧字之義承上文而進一說也厭倦與度知兩意不倫乃云不可度知矧可厭倦詞雖屬而意不貫矣此射字當讀如本字與射策射覆義同蓋射者期於中凡射策射覆者亦期於中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詩人之意謂神之來格不可揆度矧可懸揣鄭以厭倦釋之非

經旨也毛公無傳蓋正讀如本字故不煩詰訓也
覆用爲虐

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

樾謹按箋訓虐爲害非經旨也虐讀爲誑言反以爲
戲虐也板篇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爲笑與爲虐正
同

告爾舊止

箋云舊久也止辭也

樾謹按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舊止之止亦
當訓禮言告爾以舊禮也篇首曰抑抑威儀次章曰

敬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
于儀詩中屢以威儀爲言故終之曰告爾舊止舊止
者先王之禮也此止字與淑慎爾止之止同箋於彼
止字訓爲容止而以此止字訓爲語辭所未喻也
征以中垢 桑柔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 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
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樾謹按中垢卽中葺也牆有茨篇中葺之言釋文引
韓詩云中葺中夜漢書文三王傳聽聞中葺之言晉
灼曰葺魯詩以爲夜也是韓魯詩並以中葺爲中夜

垢與萬通周易姤古文作遊卽其例也毛訓中葺爲
內萬異於韓魯而此中垢訓爲闇冥則亦與韓魯同
宵行有禁行於闇冥之中是不順矣正義所說未得
毛意

有俶其城

崧高

傳曰俶作也

懋謹按俶固訓作然凡云有者如有蕘其實有倬其
道之類皆形容之辭訓俶爲作則非其義矣旣醉篇
令終有俶箋云俶猶厚也有俶其城亦當訓厚城貴

其高亦貴其厚傳曰厚其牆垣牆垣猶須厚而況城
乎故以有俶形容其厚也

袞職有闕

燕民

傳曰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
之者仲山甫也
懋謹按傳訓袞不訓職箋以袞職連文恐非經意也
職乃語詞當讀爲識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
氏是職識古字通用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
趨國語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昭注曰屬適也然

則識亦猶適也袞識有關者袞適有關也蓋詩人本借袞以寓王闕乃袞衣之闕而非服袞衣者職事之闕補卽補袞衣而非補服袞衣者之職事若以袞職連文則詩人之語妙全失矣宣二年左傳引此文杜預注曰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杜必以服袞言其見殊拘然不釋職字是固以爲語詞矣意晉以前爲毛學者其說固如此與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韓奕傳曰庭直也箋云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榦榦而征之以佐助女君

榦謹按箋義迂曲非經旨也廣雅釋詁曰榦焉安也榦與焉同訓是榦亦語詞矣焉猶何也如論語焉用佞之類是也安亦猶何也如禮記安取彼之類是也然則榦亦猶何也榦不庭方與曷不肅雍句法相似曷與榦一聲之轉月令鷓旦文選七發作鳴鷓曷之爲榦猶鷓之爲鴉榦從軌聲與干聲同部也庭方者直方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其義也王之命韓侯若曰朕命不易女曷不直方以佐女君乎蓋戒勉之辭

汾王之甥

經十一
傳曰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樾謹按詩言汾王當舉其實不得漫言大王傳義誠非也箋以汾王爲厲王似亦臆說此汾王疑是西戎之王史紀秦本記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獯王然則西戎之君稱王者多矣汾卽考工記之妘胡西戎國名也說詳周禮汾王

者妘胡之王韓侯取汾王之甥爲妻蓋亦有意史記載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湑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然則韓侯取汾王之甥亦卽申駱重昏之意當時借此爲服西戎之策後世和親之議此其濫觴也詩人張大其事而歌詠之蓋亦以此不然韓侯取妻何與王朝之事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曰師眾也箋云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

越謹按箋說迂曲非經旨也釋文出燕師二字云王
肅孫毓竝烏賢反云北燕國傳不釋燕字疑毛公之
意正以燕爲國名如王孫說惟北燕之眾何以爲韓
國築城朱子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
其眾爲築此城此亦曲說周初封國多矣若以召公
爲司空之故凡侯國之城皆使燕眾築之燕眾不太
勞乎今按此燕乃南燕也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
伐鄭杜注曰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
一稱北燕故言南燕以別之宣三年傳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注曰姑南燕姓此詩承上韓侯娶妻而言

韓侯娶蹶父之子謂之韓姑傳曰姑蹶父姓也疑蹶
父乃南燕之君入爲王朝卿士者猶樊侯仲山甫之
比其稱蹶父者亦猶昭十二年左傳所稱嬖父禽父
也上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蓋其湯沐
之邑又按將仲子篇傳曰里居也此里字亦或當訓
居謂迎于蹶父之居也蹶父旣善韓之國土使韓姑
嫁焉而居之於是又使其國之眾爲之築城詩人言
此者見燕韓二國相親如一推之汾王亦必惠顧昏
姻永敦盟好正明宣王命韓侯之得計序所謂美宣
王能錫命諸侯者此也

淮夷來求 江漢

箋云主為來求淮夷所處

越謹按下文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正義曰鋪病釋
詁文彼鋪作痛然則淮夷來求義亦當同箋以為求
淮夷所處失之矣求乃脉之段借字猶鋪乃痛之段
借字也說文肉部脉齊人謂癰脉也爾雅釋言脉瘡
也蓋脉之本義為臞瘠故引申之則有病義皇矣篇
曰串夷載路箋曰路瘠也淮夷之脉猶串夷之路矣
不測不克 常武

箋云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

越謹按不克猶不測也雲漢篇后稷不克箋云克當
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正義
曰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此言不克正與彼同
不測謂不可測度不克謂不可識知非不可攻勝之
謂

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越謹按上文曰徐方既來此又曰徐方來庭則文復
矣凡詩中弟三字用來字如伊予來暨將毋來諗蠻
荆來威淮夷來求王國來極之類皆是語詞說見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徐方來庭義亦當然而王氏徵引不及則惑於傳義也韓奕篇榦不庭方傳曰庭直也此文庭字亦當訓直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言四方平而徐方直也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即其義也下曰徐方不回不回即直之謂也傳以為來王庭則古義之湮久矣

蝨賊蝨疾

晴印

箋云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蝨賊之害禾稼然正義曰蝨賊者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懋謹按蝨賊蝨疾於義難通正義所云亦曲說也蝨

字釋文作蝨云本又作蝨音牟竊疑此經兩蝨字古止作牟漢書景帝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是古書有段牟為蝨者學者疑牟為蝨之段字輒加虫旁作蝨因又變為蝨矣不知牟賊牟疾者牟字皆語辭也牟與毋通儀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曰毋發聲也釋名釋首飾作牟追然則牟亦發聲之辭矣賊也疾也竝猶害也牟賊牟疾靡有夷屆言為害靡有止也夷亦語辭周官行夫職鄭注曰夷發聲是也傳訓夷為常語辭而以實義求之宜其不可通矣

舍爾介狄

傳曰狄遠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
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
樾謹按傳不釋介字箋以介狄為被甲夷狄望文生
義斯失之矣爾雅釋詁介大也狄當作愁即惕之或
體見說文心部周易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虞注曰惕
憂也舍爾介愁維予胥忌言舍爾所大憂者反與我
相忌也前章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
自婦人然則所謂大憂者即謂此矣古從易從狄之
字往往相通故惕或從狄作愁說詩者不知狄為愁

之省因不得其義耳

大王荒之

天作周頌清廟之什

傳曰荒大也箋云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

德澤

樾謹按山非人所能大訓荒為大于義未安穆木篇
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闕宮篇遂荒大東傳曰荒有
也正義曰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然
則大王荒之其義當與彼同言大王自幽遷岐奄有
其地也

實右序有周

時邁

箋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

懋謹按右助次序義不相屬非經旨也序當作享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實右享有周猶我將篇曰既右饗之享與序形相近又涉下文式序在位而誤耳

執競武王 執競

箋云能持疆道者維有武王耳

懋謹按以執競為持疆未免望文生義執當讀為職詩之言職競者多矣十月之交篇職競由人桑柔篇職競用力襄八年左傳引逸詩職競作羅與此詩職

競武王雖美惡殊科然文義同也借執為職者職上也執亦主也淮南子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又僖二十七年左傳杜注曰執秩主爵秩之官是執與職聲近義通楚辭靈懷篇執組者不能至兮王注曰執組猶織組也執之通職猶執之通織矣

威儀反反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 正義曰傳言

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懋謹按箋易傳非申傳也載芟篇載穫濟濟傳曰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眾難進也此箋不說難字之義

更舉經文而釋之則其別爲一義可知矣賓之初筵
篇威儀反反傳曰反反言重慎也難卽重慎之意蓋
反之言反覆也毛意反覆有重慎之意故訓爲難鄭
意反覆有重複之意故訓爲順習兩義不同正義謂
順禮閑習自重難也合而一之則兩不可通矣

莫匪爾極 思文

傳曰極中也箋云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
懋謹按傳訓極爲中箋因莫匪爾中於義未足故增
成其義如此然非經旨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杜
注曰藝準也極中也實則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

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
藝同義昭十六年左傳曰而共無藝杜注曰藝法也
二十年傳曰布常無藝注曰藝法制也藝訓法則極
亦可訓法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成立我之眾民莫
非爾之法制也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
作四方是則若如毛義訓極爲中與則之義絕遠矣

奄觀銍艾

臣工 臣工之什

傳曰銍穫也 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
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
懋謹按銍固器名然傳訓爲穫則非此也毛蓋讀爲

捭廣雅釋詁曰捭刺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捭訓刺則亦有采取之義故曰穫也作銓者段借字耳捭當从手而從金猶刈當从刀而從艸也捭刈本字也銓艾借字也必謂銓爲器名亦謂艾爲艸名乎斯不然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離

箋云宣徧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懋謹按宣乃烜之段字廣雅釋詁烜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

預韋昭注竝曰宣明也是宣與烜通宣哲猶明哲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兩句相對成義人者臣也后者君也假樂篇宜民宜人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彼人與民對此人與后對蓋皆指臣而言文王既受命定其基業乃使明哲者爲之臣使有文德武功者爲之君故能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也維人維后所包者廣自王朝鄉士以及侯國之臣皆人也自五等諸侯及附庸之長皆后也烝民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卽宣哲維人之義僖三十年左傳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此卽文武維后之

義兩句本平列鄭義失之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懋謹按傳箋義異長發篇相土烈烈傳曰烈烈威武貌傳意烈考者武考也故以為武王文母者配文考而言也故以為大妣箋意烈考文母相對乃父母之稱若從傳義以子先母於理未安故易傳以為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泛為子孫歸美父母之辭無所專指

也尚書洛誥篇越乃光烈考武王鄭注曰烈威也而於此箋則曰烈光也箋注不同鄭意可見蓋以彼烈考指武王此烈考不指武王耳正義以為義得兩通殊失其旨

繼猶判渙

訪落

閔予小子之什

傳曰判分渙散也箋云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懋謹按判渙即伴奭也卷阿篇伴奭爾游矣箋云伴奭自縱弛之意也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助我而就之繼猶自縱弛也傳箋均未得其義此詩判渙即卷阿篇之伴奭亦即皇矣篇之畔援古義存乎聲無

定字也說具皇矣篇

有飶其香

載芟

傳曰飶芬香也

樾謹按釋文出有飶曰字又作苾當從之苾本字飶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出飶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又不從食乎苾字從艸其義本為草香傳不徑釋苾為香而必曰芬香也者正以苾芬二字皆從艸其義相同故楚茨篇信南山篇竝曰苾苾芬芬毛於彼經皆無傳而此傳曰苾芬香也則并彼經而釋之矣有苾

其香有椒其馨蓋以草木之馨香喻酒醴之馨香也

沈重以椒為椒之誤非是

遵養時晦

傳曰養取

樾謹按周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曰養猶治也治與取義通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養訓治故亦訓取正義未能申明毛意

我龍受之

傳曰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為和其訓未聞

樾謹按說苑辨物篇說神龍曰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篇亦曰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然則毛公訓龍爲和古義然也龍所以有和義者龍之言同也龍字本從童省聲古音蓋讀如同方言曰袴齊魯之間或謂之襜郭注曰襜音鯛魚又曰無祠之袴謂之襜注曰祠亦襜字異耳襜從龍聲而得讀如鯛又或從同聲作祠是古音龍讀如同之證龍和也猶曰龍同也古訓多存乎聲以聲求之義斯在矣

思馬斯作

駟

魯頌

傳曰作始也 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樾謹按毛意以作爲一鼓作氣之作作之言發作也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必乘其始作之氣而用之故傳訓作爲始也正義爲令此馬及其古始失之迂矣卒章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蓋卒章言駕馬主以給官中之役但取能行已耳徂之訓行乃是恆訓故毛略之也王肅因傳訓作爲始遂訓徂爲往謂養馬得往古之道以是述毛非毛旨矣

不告于詗

泮水

箋云訕訟也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

樾謹按治訟之官不得但謂之訕箋義非也于猶與也說見鳧鷖篇不告于訕猶云不告與訕告讀爲嗥漢書高帝紀集注引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訕猶匆匆也荀子天論篇楊注曰匆匆喧譁之聲與訕同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謹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訕義正相近耳

大賂南金

傳曰賂遺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

也

樾謹按上文曰來獻其琛旣言獻不必更言賂矣賂當讀爲璐說文玉部曰璐玉也文選雪賦注曰璐美玉也大賂猶尙書顧命篇大玉耳大賂南金與上句元龜象齒竝列皆淮夷所獻之琛也從玉從貝之字古或相通說文玩弄也重文旣曰玩或從貝璐之爲賂猶玩之爲旣矣

三壽作朋

闕宮

傳曰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

樾謹按傳文考字疑老字之誤壽字已見上文而傳

於此特釋壽字者毛意三壽卽三老也故訓壽爲老
文選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
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
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焉善曰蔡邕獨斷曰天子事
三老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
三壽作朋也然則此詩三壽固有作三老解者蓋毛
詩家之說如是鄭意尊養三老天子之事魯侯不當
有此故易傳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此諸侯之國亦有三老之證杜注以上壽中壽下
壽說之非也至漢而鄉亦有三老後漢書光武帝紀

注曰三老者鄉官也是知三老之名通乎上下鄭以
爲三鄉不如古說之足據矣
居常與許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懋謹按桓元年春秋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
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
許近許也然則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春秋之特筆魯

朝宿邑初不名許鄭以說此經未達春秋之義矣國語齊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是棠與常通此經所謂常者卽棠也所謂許者其潛之異名乎詩人以此二邑新自齊來歸故喜而見之歌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杜預注曰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按今濟甯州魚臺縣卽其地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注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按今曹州府之曹縣卽古戎城也潛地當必與戎相近以今地里考之魚臺縣在魯南曹縣在魯西毛傳

以常爲魯南部許爲魯西部自塙有所見矣

於赫湯孫那 商頌

傳曰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孫呼太甲也

懃謹按箋必易傳者以此詩本祀成湯而詩中反言湯之爲人子孫於義未安耳不知那祀成湯而稱成湯爲湯孫猶元鳥祀高宗而稱高宗爲武丁孫子疑商時自有此稱蓋自後世言之則祖也宗也自先世言之則孫也人本乎祖死則祔於祖故從其所祔者而稱之曰孫矣自商以後謚號益繁無復斯稱遂莫

達斯旨毛公所傳古之遺說未可廢也且頌之體必
美其所祭者如於皇武王允文文王之類是也此云
於赫湯孫義亦如是若從鄭義以為大甲則豈有不
美其所祭者而反盛稱主祭者之美乎後人舍毛而
從鄭失之甚矣

至于湯齊

長發

傳曰至湯與天心齊箋云至湯而當天心

樾謹按傳義甚為不詞箋亦苟同之耳鄭君注禮記
孔子閒居篇曰詩讀湯齊為湯躋蓋三家之說然亦
未安齊當讀為濟爾雅釋言曰濟成也至于湯濟言

至于湯而成故湯謂之成湯也風澤通山澤篇曰濟
者齊也是齊與濟義本通耳

武王載旆

傳曰旆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坡下引作武王載坡徐鍇繫傳曰
今詩作伐字是徐氏所見尙有作伐之本疑作伐者
是也坡與旆並段借字坡之為伐猶坡之為堡也旆
之為伐猶旆之為茂也載者始也書言湯始征詩言
武王載伐其義一也荀子議兵篇引作武王載發意
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是發伐聲近義通荀子

作發益知其當為伐矣

哀荆之旅 殷武

傳曰哀聚也箋云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正義曰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眾也懋謹按傳文聚字當讀為取易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集解引虞翻注曰哀取也釋文曰哀鄭荀董蜀才作掇取也廣雅釋詁曰掇取也掇與哀字異義同傳訓哀為取故箋申之曰俘虜其士卒也古取聚通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麇之聚竝其

證也正義未能申明傳義乃曰聚荆國之人眾俘虜而以歸則近於牽合矣

曰商是常

箋云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懋謹按如箋義不詞甚矣常常當作尙古常尙通用史記衛綰傳劔尙盛未嘗服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其證也曰與聿同角弓篇見峴曰消抑篇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竝作聿班固幽通賦聿中齎為庶幾兮

曹大家注曰聿惟也然則曰商是尙者惟商是助也爾雅釋詁尙右也郭注曰皆相右助是其義也因段常為尙學者遂不得其解矣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常亦當作尙言東方諸小國無不惟魯邦是尙也

旅楹有閑

傳曰旅陳也箋云以為桷與楹楹

懋謹按傳箋之義均非也旅當讀為栝說文木部栝楣也楣與楹相接故與栝櫨並言松桷有虔栝楹有閑桷言松而栝楹不言其木者蓋即蒙松字為文桷



也栝也楹也皆以松為之也文選馬汧督誅栝桷之松栝桷並言松即本此詩蓋三家之說矣旅與栝聲同故得通用皇矣篇以按祖旅孟子梁惠王篇作以遏祖莒旅之為栝猶旅之為莒也釋名釋宮室曰栝旅也是栝旅聲近義通矣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為四體得為分也

羣經平議卷十一

賦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緯詩作履是其例也蓋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鄭讀履為禮體並從豐聲體之通作履猶履

經十一
曹大家注曰車惟也然則曰尚是尚者惟尚是助也
爾雅釋詁尚右也郭注曰皆相右助是其義也因段
常為尚學者遂不得其解矣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
率暨平蕪考十亦當作尚言東方謂小國無不惟魯邦
是尚也

加
淋淋也昆淋淋種也蕪蕪矣
以獸出蕪淋之為淋淋之為蕪也蕪出縣宮室曰
蕪同姑野獸用皇矣篇以淋淋孟于榮惠王蘭于
女淋淋淋也言淋淋本也指蕪三求之能矣淋與淋
出淋出淋也昔以淋為之也文與黑代替精淋淋淋

羣經平議卷十二

德清俞樾

周官一

體國經野 天官序官

鄭注曰體猶分也 賈公彥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
人之手足分為四體得為分也

樾謹按體之訓分其義迂迴殆非也 體當讀為履詩
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是其
例也 蓋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
文曰鄭讀履為禮禮體竝從豐聲體之通作履猶履

之通作禮也履國經野謂履行其國經畫其野也宣
十五年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與此履字
義同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注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樾謹按極猶莪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莪極杜注曰
莪準也極中也其實莪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莪
也晉語曰貪欲無莪韋注竝曰莪極也是極與莪同
義莪訓準極亦可訓準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

文也可知極有準則之義若從鄭箋訓極爲中則韓
詩何以作則乎此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言以爲
民之準則也鄭訓爲中雖本雅訓然于文義轉迂矣
疏引洪範皇極以證之不知書言皇極猶詩言帝則
也說詳尙書

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

注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疏曰八曰誅

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
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

樾謹按注疏所說均非經意也此文自一曰爵二曰

卷十二
二
祿之外三日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
曰生與八曰誅對誅謂誅殺之非徒責讓之也春官
內史亦言此八柄之事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
置五曰生六曰殺七曰予八曰奪其事皆同惟變誅
言殺然則此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必以責讓釋之
者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耳不
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宏傳諸
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
其證也八曰誅以馭其禍與五曰生以馭其福禍福
正相對成義因段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公彥見

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
胥失之矣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注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
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懋謹按此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下蓋皆
親民之人故得與民相聯綴若州長爲一州之長諸
侯爲一國之君則相去太闊絕矣鄭注殆非也今按
牧長之名通乎上下文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解牧字亦曰州長而解

長字則曰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又大司寇職
 曰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
 注曰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然則長之名無一定牧
 之名宜亦無一定矣國語齊語曰正之政聽屬牧政
 聽縣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管子治齊多本周制之
 遺疑此經所謂牧者即彼牧也此經所謂長者即彼
 正也韋彼注曰正長也是其義也周語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所謂牧者疑亦五屬大夫
 之類禮記曲禮篇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

以王朝大夫本有牧名故從其稱以自貶損耳相沿
 既久遂為九州之長之定名而忘其本義矣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注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諸侯保氏有六
 藝以教民者 疏曰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
 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儒諸侯保
 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教國子
 以道教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
 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樾謹按諸侯師氏既同天子之官何以保氏必變而

稱儒且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大夫之家尙有師保安見諸侯之國有師氏而無保氏乎蓋鄭君以諸侯師保爲說本不可通賈疏又曲爲之說皆非經旨也今按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

於是始失其解矣

六曰主以利得民

注曰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 疏曰主謂大夫
樾謹按主之本義爲鏡中火主經典主字則皆、之
段字說文、部、有所絕止、而識之也凡物有所
絕止謂之、人有所絕止亦謂之、經典皆段主爲
之而今俗字又從人作住如孟子所云主顏雝由主
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耳因而有主客之稱又
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
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

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
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
公制禮時之本意也今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
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
吾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
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
卽主顏籛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
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
民謂爲人所信任也此皆所以繫邦國之民也自周
之衰而黃鳥之詩作焉曰此邦之人莫我肯穀則以

利得民以任得民者皆無有矣於是名生於不足而
任狹之流遂得藉以收鄉曲之譽朱家郭解之徒由
此起也若周公之制行則安有此乎先鄭誤解主字
旣非經意而後鄭說友字止以同非合耦鋤作爲言
狹矣調人職曰君之讎眠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主友
之讎眠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卽此二曰長三曰師
也所謂主友卽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
夫君也亦失之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小宰

注曰情爭訟之辭

樾謹按大司寇職曰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然則聽訟自是司寇之事此經言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則所謂聽其情者非謂爭訟也情當讀爲請古字通用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以敘聽其請者謂羣吏有所陳請則小宰以敘聽之也

喪荒受其合祿幣玉之事

注曰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賜委之禮疏曰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彼謂王家賜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賜委王家法也

樾謹按諸侯賜委當用財粟不當用幣玉此幣玉乃事神所用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是也荒政當索鬼神諸侯各以幣玉助王禱祀故小宰受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以此推之則水旱之災以幣玉助王禱祀宜亦事之所有矣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

注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樾謹按夏官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復謂復命也逆謂逆命也既奉命而反報于上謂之復命未得命而迎受于上謂之逆命昭二十五年左傳有司逆命杜注曰欲迎受殺生之命是也此經復字當從後鄭之義先鄭失之逆字當從先鄭之義後鄭失之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肺鱗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羶庖人

注曰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樾謹按膏香爲牛脂先鄭之說已得之矣其餘三者均當以杜子春說爲定內饗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臊爲豕膏則與內饗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不足據矣

鳥臠色而沙鳴狸內饗

注曰曠失色不澤美也

樾謹按說文無曠字釋文出曠字曰本又作曠是陸氏所據本作曠也說文牛部曠牛黃白色所謂牛黃白色者謂黃牛發白色也馬部驃黃馬發白色是其例也驃從票聲曠從鹿聲而鹿卽從票省聲故其義相通發白色者於黃色之中有白斑點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火飛則烈燄四射若流星然凡有白斑點者其狀相似故以馬言之則從馬作驃以牛言之則從牛作曠也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因卽以曠爲之鳥曠色者謂鳥毛羽有白斑點也傳寫者

以其事屬鳥不得從牛乃改從白玉篇白部遂收曠字而解爲白色既非古字亦非占義矣

聚毒藥以其醫事

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曰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

樾謹按毒與藥當分爲二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卽醫師所聚之藥也瘍醫職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

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鄭解五毒句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此雖鄭君據當時所有爲說未知古時五毒是此與否然經文旣言以五毒攻之又言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明分爲二矣聚毒藥以其醫事者毒謂五毒藥謂五藥也疾醫之事止需五藥瘍醫之事兼需五毒故曰聚毒藥以其醫事鄭君誤合毒藥而一之疏因謂以毒爲主夫醫之用藥自當用其品之正性之良者何得以毒爲主乎醫師又何以專聚有毒之藥乎此皆

說之不可通者至瘍醫之職五毒五藥明分爲二鄭君亦未言五藥卽五毒疏家強合之非經意且非注意

一曰事酒 酒正

注曰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醴酒也
越謹按先後鄭說事酒均未得其旨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矣釋名釋飲食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此說得之

爲其井匱 宮人

注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匱路廁也元謂匱豬謂雷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樾謹按井匱當作屏匱戰國策燕策曰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是其證也屏匱者屏廁也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司馬彪注曰匱屏廁也蓋占之爲溷廁必有屏以蔽之亦取法于天象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曰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司農釋匱爲路廁已得其義不釋井字者疑其所據本正作屏屏字之義易

曉故不釋也後鄭作注時屏誤作井因從而爲之說
反疑先鄭匱義之非失之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大府

注曰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樾謹按秣字從禾從末義卽存乎聲謂禾末也稍秣連文義蓋相近稍亦禾末也稍之爲禾末猶杪之爲木末從肖與從小同今木末之杪每段梢爲之蓋亦聲近而義通禾末謂之稍木末謂之梢猶馬鞭頭謂之鞘旌旗旒謂之旛也晉書音義曰鞘馬鞭頭也文選甘泉賦注引埤蒼曰旛旌旗旒也竝其證也稍秣

皆牛馬所食之草取其細輒於餒飢尤宜耳鄭君所說未得其旨說文有飶無秣而稍字說解日出物有漸恐非古字古義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玉府

注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闕

樾謹按以珠爲蠙珠則珠玉爲二物與上服玉佩玉下食玉含玉均不一例殆非也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

作夷先鄭所據本尙作夷槃至夷玉之夷久變作珠故書亦無作夷者故學者不得其義實卽尙書顧命之夷玉也夷之義見禮記喪大記釋文曰夷陳也夷玉者陳設之玉故與服玉佩玉爲類尙書釋文引馬注曰夷玉東夷之美玉正義引鄭注曰東北之珣玕琪或皆望文生訓非塙詰歟

王齊則共食玉

注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樾謹按食玉乃神仙迂怪之說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食當讀爲飾周易豐彖傳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
蝕食之通作飾猶食之通作蝕也封人職曰飾其牛
牲注曰飾謂刷治絜清之也然則飾玉之義蓋亦猶
是以其爲王齊所用故特刷治絜清之因謂之飾玉
其實亦服玉佩玉之類耳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
財用外府

樾謹按財用之齋幣當作齋幣之財用與賜予之財
用一律疏曰云齋幣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
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齋幣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

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是賈氏所據本正作齋
幣之財用

掌書版圖之法內宰

注曰版謂宮中閣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
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樾謹按鄭解圖字非也人之形象豈可勝圖宮中之
吏歲有更易必使畫工執筆而圖之亦太煩擾矣小
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圖地圖也司會職曰凡
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是
經言版圖者其圖皆謂地圖非謂人之形象也內宰

治王內之政令則所謂版者闔寺之屬之錄籍所謂
圖者王宮之圖也下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
之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
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

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
奇袞展其功緒

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
事

樾謹按絲枲之事但謂之二事於文不明殆非也二
事當從故書作三事三事卽在下文正其服一也禁

其奇袞二也展其功緒三也以作三事者以治三事
也草人職注曰作猶治也

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注曰次司次也敘介次也 疏曰按司市注次謂吏
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
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
并思次介次共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
次介次別釋也

樾謹按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

下句肆字自不相妨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
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爲司次敘爲介次
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
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注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
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閹人所守止是雉門耳序官乃曰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然則注義非矣蓋此閹人列于
內小臣寺人之閒而經文又特言守王宮中門之禁
下文曰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
民不入宮皆以宮而言是閹人所守者王之宮門也
中門猶言內門詩牆有茨篇毛傳曰中葍內葍也戰
國策秦策又有母在中高注曰中猶內也是古謂內
爲中經言中門正以別於外之五門而後儒反以五
門之中門解之失其旨矣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
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街門謂之闕是宮

門非一故曰每門四人又曰圍游亦如之若是雉門則圍游安得與之同乎

無人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地官序官

注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樾謹按徒給繇役不得卽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鞅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旌人口舞者衆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卽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

司祿

注曰主班祿

樾謹按司祿與司民皆星名也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周官有司祿司民皆以星爲名秋官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孟冬祀司民之曰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然則司祿之職當與彼同爾雅釋言曰穀祿也鄭注天府司祿亦曰祿之言穀也是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卽此官獻之鄭君謂主班祿未得其實趙岐注孟子卽以司祿

職闕爲諸侯去籍之證尤爲附會

其植物宜阜物 大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阜
斗 疏曰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
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
柞同爲阜物也

樾謹按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艸部草斗樾實也樾與
柞異名而同物詩縣篇柞械拔矣鄭箋曰柞樾也字
亦作樾水經河水篇注曰吳越之閒名柞爲樾是也
亦或連言之曰柞樾詩山有苞樾篇陸疏曰秦人謂

柞樾爲樾此經司農之注疑本作柞樾之屬故引今
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作栗者聲之誤耳疏曲爲
之說非是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
怨

注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
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 疏曰二曰以陽禮教讓
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
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
樾謹按賈疏說陽禮之義迂曲甚矣陽禮與陰禮對

文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然則此經言以陰禮教親者亦謂婦人之禮也媒氏職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男女之訟謂之陰訟故男女之禮謂之陰禮皆主女而言古之造字者婚姻字嫁娶字無不從女卽其義也陰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注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懋謹按教之相恤不必以誓注不及誓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按恤者慎也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慎義矣尙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竝爲慎說見王氏經義述聞此經以誓教恤卽以誓教慎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實誓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

誓誓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誓戒之使知敬慎以役
上命故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若謂災危相憂則與
不怠之義不相屬矣

以土圭土其地

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疏曰按上經以土圭之
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
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樾謹按土其地之土卽讀爲度土度聲近故通用也
尙書棗誓篇杜乃攬周官雍氏注引作敷乃攬說文
支部敷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今書作杜者段字也

然則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敷矣土方氏職曰以
土地相宅卽度地相宅也賈疏未明段借之例故其
說迂曲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
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元謂受者宅舍有故
相受寄託也

樾謹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儀禮士冠
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也又或以保受連文尙書召
誥篇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昭三十一年左傳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其無咎卽係其無咎也此經言五家爲比使之相係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文異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族師職曰使之相係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可證係受之同義先後鄭所說皆非也鄰長職曰掌相糾相受惟其相係受故亦相糾察相糾相受事相因也賈疏用後鄭義爲說非經意矣

九比之數

小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九比之義均有未安九比疑大比之誤蓋小司徒所掌之事以大比爲重故首云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大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其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又曰及三年則大比正言其事也乃爲承上之辭亦爲發端之語尙書堯典乃命羲和是也王氏引之謂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何得於此遽言比不知此所言者其綱也下所言者皆其目也九與大形似而誤大司樂職九磬之舞注曰九磬讀當爲大韶

字之誤也大誤爲九正與此同王氏謂九比乃人民
二字之誤然民與比絕不相似無緣致誤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注曰巡役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

樾謹按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
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田役之事則
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
文所云大軍旅帥其衆庶相配巡役卽以小軍旅言
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
徒役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

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
役之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鄉大夫

注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樾謹按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
閭之下尙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大
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此太近煩苛故不言比
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謂
皆聚於閭胥所治處非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族帥

注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樾謹按相受猶相係也說見大司徒職矣相共亦猶相及也蓋既使之互相係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皆非經旨

教皇舞

舞師

注曰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翬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疏曰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

後鄭不從之矣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

樾謹按皇字書或作義者義乃犧之段字犧卽鷓鴣也說文鳥部駿犧鷺也鷺赤雉也古舞者或以雉尾飾冠文選東京賦曰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辭綜注曰冠華以鐵作之上闕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然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古有此制後鄭易之未爲得也賈疏因書或作義誤以爲威儀字遂云以威儀爲

節失之矣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注曰故書毀為甌杜子春云甌當為毀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事

樾謹按副辜侯禳之事謂之毀事於義未安杜讀非也甌當讀為禴甌從臬聲禴從會聲二聲相近周易困九五劓剕劓乃剕之或體京房作劓剕然則甌之通作禴猶剕之通作劓也女祝職曰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注曰除災害曰禴禴猶刮去也此言甌事即彼言禴禳之事字有正段耳

碩牲則贊充人

注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特

樾謹按博碩肥特乃封人歌舞之辭封人職曰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膄然則碩牲則贊者謂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膄則充人從而和之也注謂助君持牛未得其義

官田載師

注曰鄭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元謂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樾謹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注
竝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先鄭之說自不
可易國語晉語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
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所謂隸
農者蓋卽耕官田之農此亦古有官田之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
以三家之稅粟

樾謹按如注義則近於苛政矣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皆責其所應有
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里布屋粟乃當時
之名目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
千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千布矣屋粟者以夫
三爲屋計之一屋應出如千粟則知此不耕之田應
出如千粟矣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里布直謂治麻
所作布今知不然者此里布與閭師職之夫布合之
卽孟子所謂夫里之布若以里布爲布帛之布而非
泉布之布則於夫布不可通卽於夫里之布不可通
矣里布以里計夫布以夫計江氏永羣經補義謂里

布若後世地稅夫布若後世雇役錢斯得之矣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注曰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
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
樾謹按此亦非也小司徒職注曰夫家猶言男女也
凡經言夫家者皆言男女證以媒氏職云司男女之
無夫家者而會之則夫家之義自以彼注爲塙此以
爲夫稅家稅失之矣今按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
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卽此經所謂夫家之

征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亦卽夫家之
征江氏永謂若後世雇役錢斯說得之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亦是責以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
也

孝德以知逆惡

師氏

疏曰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
樾謹按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
學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
知知卽折之段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禮記中庸篇
旣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之通作折猶知之

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以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謂人

注曰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樾謹按司農二說均未得民字之義民者對官而言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民

猶私也以民成之謂以私成之蓋不歸于上不歸于圍土而使其自相和解也古言民者皆對官而言師古注漢書衛青傳民母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于公主家也又注丙吉傳民夫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皆可證明此經民字之義媒氏掌萬民之判

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樾謹按主萬民之判合而但曰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卽判書之判朝士職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

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卽質劑傳別分支
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媒氏所掌萬民之判亦與
此同蓋卽婚書男女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下文曰凡
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判字疑衍文故先後鄭均
不說判妻之義凡娶妻入子者猶下文言凡嫁子娶
妻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此卽據下文爲說
後鄭因下言嫁子此言入子其文小異其義亦當有
別故曰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與先鄭之義
相足本不相違賈疏所據本已誤衍判字乃謂判妻
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此說大誤非經意

且非注意也

禁遷葬者

注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也
樾謹按禁遷葬與禁嫁殤兩事不同禁嫁殤者禁其
不當合而合也禁遷葬者禁其不當離而離也合葬
之禮始于周公故禮記檀弓篇曰周公蓋祔然則周
初民間沿襲前代之制其不合葬者多矣遷葬者謂
夫婦不合葬而又遷葬于他處也國語晉語云成而
不遷韋注曰遷離散也遷葬則離矣周公初定合葬
之禮故禁民間之遷葬者而於媒氏特著其文也如

注所說似非事之所有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司市

注曰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疏曰

知債為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為買此字所訓

不定按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為

義故注不同也釋文曰債劉音育聶氏音笛

樾謹按說文人部債見也從人賣聲此債字之本義

即今覲字故聶氏音笛然此經債字實當音育乃賣

之段字說文貝部賣衍也讀若育是也行部衍行且

賣也是此字之義為賣不為買明矣僖二十七年左

傳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即此經徵字之
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鄭誤以徵召釋之因
并債字之義而失之矣

掌其賣債之事

注曰債買也

樾謹按債者賣之段字訓賣不訓買說已見前矣說
文云賣讀為育故經傳每以鬻為之鄭君訓債為買
誤也惟債既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
賣債之事質人云凡賣債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之
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債義似

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為買是知經文本
作買債鄭君既訓債為買因改買債為賣債耳此乃
鄭之失不可苟從仍當以故書為正胥師職曰察其
詐偽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債賣也慝惡
也後鄭亦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貴
債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為貴賣夫賣之與買截然異
義豈有債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乎且賈師
一職前云禁貴債者後云凡國之賣債同在一簡之
中乃貴債之債則訓為賣賣債之債則訓為買此其
違失尤為顯然今定債為賣之段字其音為育其義

為賣凡經言賣債者皆從故書作買債則字義正而

經義亦明矣

襲其不正者胥

注曰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械謹按讀習為襲是也以掩襲釋之非也襲者入也
國語晉語曰使晉襲于爾門又云大國道小國襲焉
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韋昭訓襲為入蓋古語
然也襲其不正者即入其不正者謂不正之物没入
之也司門職曰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曰舉之没入

官與此同意

共上籠及蜃車之役遂師

注曰上籠之役竊復土也其器曰籠疏曰竊謂穿

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上壟皆須

籠器以盛土也

樾謹按穿地復土之事雖皆須籠以盛土然謂之上

籠之役甚為不辭籠疑壙字之假借上籠即上壟也

禮記月令篇曰營上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數此疏

亦云為上壟是古謂墳冢為上壟遂師共上壟之役

則竊地復土之事皆包其中矣因段籠作壟而鄭君

遂以本字讀之殊失其義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

注曰勑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

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

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樾謹按勑粟者即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

周亦助者也說文末部曰商人七十而勑則古字正

作勑矣屋粟者即夫三為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

屋注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

也至地力不能無厚薄大司徒造都鄙其地有不易

一易再易之分而遂人治野亦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別是有不耕之田即有不徵之粟如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則閒一歲矣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則閒二歲矣是謂閒粟閒之言閒廁也非閒民之間也蓋周時取民有此三科鄭君此注似失其義至閒粟之間并失其讀矣

以溝蕩水

稻人

注曰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樾謹按蕩當讀為盪說文皿部盪滌器也楚辭惜賢篇盪盪淒之姦咎兮王逸注曰盪滌也以溝盪水謂

盪滌其水作蕩者段字耳釋名釋言語曰蕩盪也排

蕩去穢垢也是蕩盪義通杜說未得

以時舍其守

川衡

注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戍即置戍以時舍其守猶以時置其守也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羽人

注曰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緡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樾謹按爾雅從一羽起數周禮從十羽起數古書不同往往有此不足異也惟就本經論之搏縛竝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搏爲揮蓋搏卽爾雅之縛揮卽爾雅之緡爾雅竝從糸周禮竝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卽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緡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緡而傳寫又誤爲縛耳釋文曰縛劉古本反

疑其所據本正作緡故其音如此也

羣經平議卷十二

